

## 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在红场上展示功法



【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】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，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旁的莫斯科红场，法轮功学员应当地高阶特警单位邀请，参加了第八届军事运动节大型庆祝活动。

身着警服的主持人在介绍法轮功团体时说：“首先出场表演的是

‘伟大及强大的法轮大法’学员。”据了解，此次法轮功学员是被一个高阶特警单位的交响乐团的指挥邀请，活动组织者表示，接连数日在红场举行的活动吸引了近十万人参观。

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及舞狮不断地围绕红场游行了四个

精神抖擞，击鼓震天。大法弟子们献出了舞蹈《法轮大法好》，《净莲》，歌曲《给人类的一封信》等文艺节目。现场的学员还进行法轮大法五套功法的演示。

另外，一旁设有十五张桌子来摺纸莲花。由于索要者众，许多人根本无法接近折莲花的桌子。◇

### 吴淑杰冤狱十载 家破人亡

【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】他们拿两根粗铜丝绑在我的两个大脚趾上，另一头按上电棍放电，还把铁椅子倒控过来，让我头朝下。强大的电流使我身体极度的抖动，五脏六腑都难受到极点。我被电的眼看就没气了。他们就用矿泉水往我嘴里倒凉水，看到我又呼吸了他们就继续施暴，直到第二天早上……

#### 修大法身心康健 合法上访遭关押

我叫吴淑杰，今年六十一岁，齐齐哈尔市人。自小体弱多病，一九九三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从此身心健康。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后，江泽民及中共沆瀣一气迫害法轮功，我就再也没过上安稳日子。

中共齐市文化办事处、建华区刑警队和新江路派出所的恶警们不断骚扰我，天天上门逼我写不炼功保证书。我就决定在一九九九年的十月二十日到北京上访。在北京郊区被三河站前派出所绑架，他们非法劫掠我五百元钱，我被劫回当地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留。一个半月后，我因履行公民合法上访权益，而被送到双合劳教所非法劳教。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，双合劳教所把我和七名法轮功学员转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。

二零零零年一月三十一日，万家劳教所所长史英白让我们十五位法轮功学员写不炼功保证，我们不写。史就驱使几十名恶警把我们连踢带打都关进小号，谁要说话就拉到小号门口坐老虎凳。人坐在上面全身、手、脚都动不了。每天有七、八个法轮功学员

被逼坐老虎凳，二十四小时被折磨。小号里阴冷潮湿。我没进小号之前全身已长满了疥疮一样的东西，一身疙瘩，奇痒无比，还长了一身脓包，腿肿的很粗。那些恶警不让我们睡觉，还逼我们二十四小时站着不许动。站的腿肿得比腰都粗了，膝盖肿得都亮亮的了。走去厕所得一点点挪，方便时蹲都蹲不下去。我实在站不住就坐下了。这一来我就被锁在老虎凳上。因腿长那么多大脓包肿得厉害，锁脚脖的铁锁铐不上。那些警察就硬给我铐，铁锁深深地抠进肉里。脓包每天都流脓流血，内衣得一天一换，可是他们十多天也不让我换。内衣里边结满了脓痂、浸透血水。小号里没暖气，警察穿棉衣还说冷，我们外衣都被他们扒走，只穿一件内衣。在小号里站了三天三夜，还不让睡觉，谁要打盹就拽到铁椅子上，劈头盖脸一顿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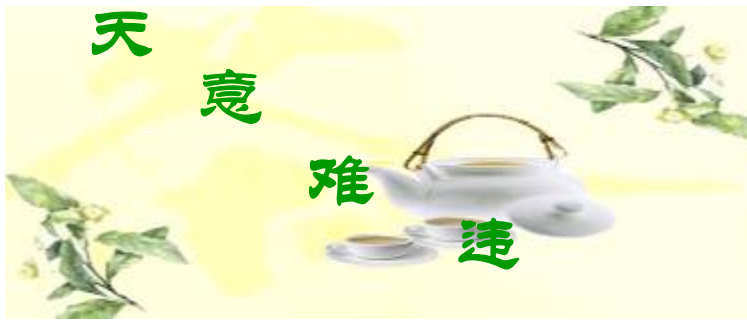
每天只许早上去一次厕所；一天给送两次饭，一次三勺苞米面糊，稀稀的一口就喝完。我们集体绝食抗议。两个半月才把我们放出小号。因为我不写保证，又被非法加期一年。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五日，我终于走出魔窟。

回家后当地新江路派出所不断来骚扰我。所长付百涛、片警庞凤凯一到所谓的“敏感日”就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逼着我写不炼功的所谓“保证”。我不写，他们就逼我把户口迁走。

#### 中共迫害 儿子身亡母亲早衰

二零零三年我去哈尔滨探望儿子。这年四月一日，我竟被哈尔滨市南岗分局和国保大队绑架到文化派出所。把我劫持到一个地方上了一宿电刑。（转下页）

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，截至 2012 年 6 月 10 日，已有超过 1 亿 1 千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。天灭中共邪教，退党团队（三退）保命。



清朝时，有一个富家子弟遇见一个算命人，就请他算命，算的结果却是富家子弟将在某日某时被牛角触死。富家子弟大为吃惊，从此足不出户，最后还觉得不保险，又搬到高楼上居住，手下人保护周密，任何牛都不得靠近。

到了算命人所说的某日某时，富家子弟开窗俯视四周，一头牛的影子都见不到。他想：那算命人所说的应该无法应验了，自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。这时，富家子弟觉得耳内非常地痒，便顺手拿起一根牛角簪子掏耳止痒。这时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，刚刚富家子弟打开的窗户被大风一吹，猛地撞到了他掏耳的那只手，牛角簪刺

进了耳朵。手下人赶来救援，可簪子刺得太深了，不一会儿富家子弟就去世了，看看时间正好是在算命人所说的时辰。人们感叹：真是定数难逃啊！（资料来源：《秋灯丛话》）冥冥之中有定数，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“天意不可违”吧。今天，有一个“定数”和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，那就是“天灭中共，退

党、团、队保命”。中共建政后，战天斗地、压制正信，其残酷的灭绝人性的政治运动和荒诞的大炼钢铁、大放卫星，亩产万斤、十几万斤，导致八千多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。如今它又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。它的罪行使得天怒人怨，在劫难逃。它让中国人从小就宣誓：时刻准备着把命交给党，为它献身，其实是强迫人对天发毒誓。党叫你活你就活，党叫你死你就得死，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了中共。可是，贵州平塘县掌布乡的2.7亿年前形成的石头，却开口讲了话。

2002年6月，在贵州平塘县掌布乡桃坡村掌布河谷发现了“藏字石”，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大字“中国共产党亡”（见下图：该风景区照片和门票）。经专家考察，一致认为：“藏字石”上的字未发现人工雕凿及其他人为加工痕迹。天然形成的字，按照顺序排列，如此奇妙的巧合，在概率上几乎为零。这只有一种解释，就是天意！上天在警醒世人——天要灭中共！

从网上查“藏字石”或“贵州平塘县掌布乡”就可以看到，第六个字为“亡”。眼下，上天给每个人公平的逃生机会——退出党团队，抹去毒誓保平安。◇



（接上页）有个范姓队长和另一恶警电我半宿。他们把我按在老虎凳上电手、电脚。姓范的还使劲捏我的肩胛骨和两肋。还用一种像铁棍一样的硬棍夹在两手指中间，使劲捏。我叫他们不要迫害好人，不要犯罪，他们就使劲地踢我的头。还对我恶狠狠地骂，满嘴都是脏话。下半夜又来两个四十多岁的恶警，拿一大号电棍。他们拿两根粗铜丝绑在我的两个大脚趾上，另一头按上电棍放电，还把铁椅子倒控过来，让我头朝下。强大的电流使我身体极度地抖动，五脏六腑都难受到极点。我被电得眼看就没气了。他们就用矿泉水往我嘴里倒凉水，看到我又呼吸了他们就继续施暴，直到第二天早上。我感觉头脑思维都不清了，我担心自己会精神崩溃，我努力控制自己别糊涂。两个恶警把我拖到看守所。看守所里的人看到我的手指头和脚脖子肿成那样，吓得不敢看我。看守所有个女医生给我检查心脏，说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让两个人二十四小时看着我。后来把我转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。

一进监狱就让我写所谓“保证”，我没有犯罪，写什么保证？有一戴眼镜的苏姓警察拿书使劲抽我脸，边打边逼我写不炼功保证，打得我头晕脑胀。后来集训队队长吕静华又找我谈话，试图“转化”我。警察采取各种方法打、骂、体罚。法轮功学员每天从早五点坐到晚九点，脚和腿几乎都控肿了。我根本就坐不住了，每天

只能躺在监舍里。警察用各种办法也“转化”不了我，就把我弄到当时最邪恶的八监区（现在的二监区）继续迫害。
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女子监狱突然间黑云密布，全监狱的二千多名刑事犯都不让下车间干活，都回监舍协助摧残法轮功学员。刘志强迫迫法轮功学员从早五点半开始坐小板凳，一直坐到晚九、十点钟。然后一个个拉出去强制“转化”。我因为受迫害太重走路费劲，每天上厕所警察追命似地让快走，推搡着，我直摔跟头。脸摔青了，肿起大包，膝盖摔得二十多天都不能走路。脚也拧筋了，腰也疼得厉害，正常坐都坐不了，更不能坐小板凳。恶警陈冬月是监区长，逼着我坐，不坐就扣刑事犯的分。那些膀大腰圆的二十多个犯人把法轮功学员一个个地按在小板凳上，不坐就一起打，真是生不如死。

我被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得满头白发，牙也掉得没几颗了。非法关押的七年监狱生活，根本不让出屋一步。刚六十一岁的人看上去却像八、九十岁的老太太，儿子没了，家破人亡啊！

中共的罪恶必将在全世界曝光，将受到天上人间的严惩。正告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之徒，善恶必报是天理，早日觉醒吧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不要做中共的陪葬品，玩火自焚。◇